

湖南燕 张国堂

武林奇縵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武 林 奇 缘

湖南燕 张国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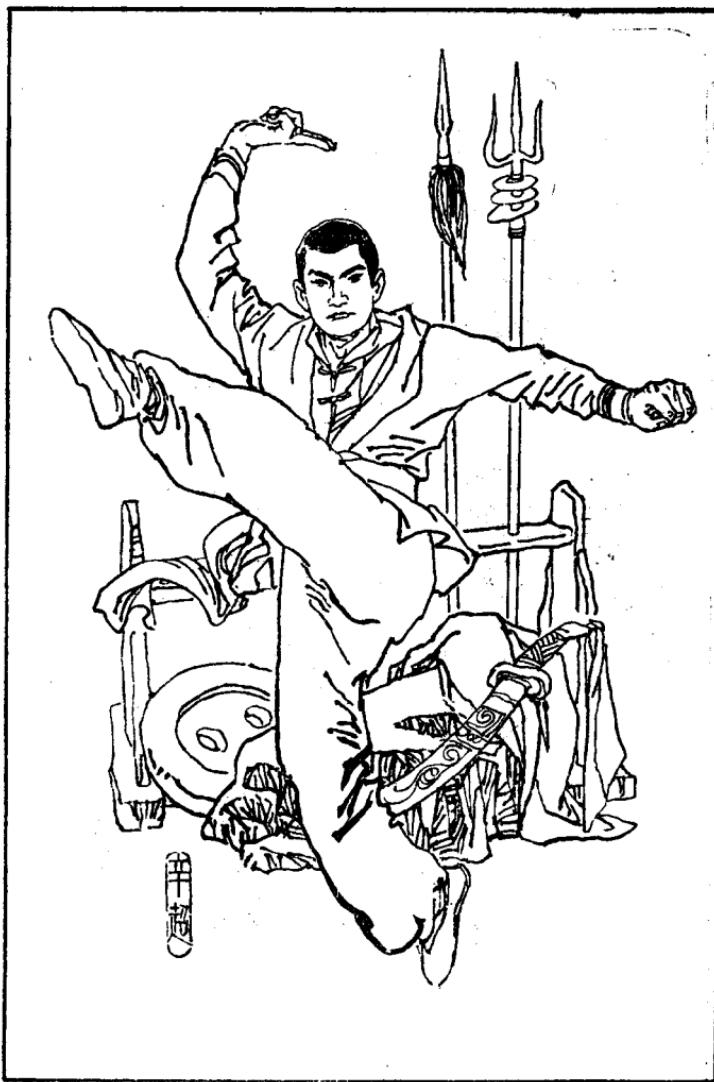
《武林奇缘》是一部中俄比武打擂的历史传奇小说。小说描述了清朝末年我武术界豪杰勇挫俄国拳王的故事，歌颂了武林英豪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武林奇缘

胡南燕 张国堂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6 1/4印张 130,000字 印数1—500,000 1984年3月第1版
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20 定价：0.53元











二十世纪初，清末某年的仲夏，世界武坛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奇迹：几乎所有的国家各大城市的报刊，每日定时报道俄罗斯帝国拳王沙丁周游世界设擂比武、以及在“万国竞技场”上比赛的盛况。当沙丁一举击溃五十余国的武界名星大师、并在“万国竞技场”上争魁夺首的消息传出时，整个世界都轰动了。人们对沙丁所激起的那种崇拜的热潮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各大报刊惊呼：“当代盖世拳王，首推沙丁！”

此时，拳王沙丁为了实现他多年的夙愿，正乘坐“圣玛丽”号轮船，远涉重洋，向中国的海岸行驶。

天幕低垂，乌云蔽日。浩瀚无垠的公海上，浊浪滔天。海鹰展翅翱翔在风浪之中，天空森严可怖。

远处，在惊涛骇浪之中，“圣玛丽”号轮船时隐时现，一会儿被抛向浪涛的顶端；一会儿又猛地跌落在浪谷的深渊……这艘破浪行驶的“圣玛丽”号轮船，高高的桅杆上，飘荡着一面俄罗斯帝国的旗帜，被呼啸的海风撕扯着猎猎作响。

“圣玛丽”号船舱内，富丽堂皇，陈列着从各国带来的珠宝玉器，琳琅满目——就象博物馆珍藏的奇珍异宝。一座造型精致、雄姿勃发的武士雕塑像，高高放置在桌案上，引

人注目。

胸前佩戴着金十字架、四十多岁的彼得洛夫，若有所思地在看一张舱壁悬挂的世界地图。一身灰色的礼服，套在他那瘦高的身躯上，使他象一根柱子。顶上那张似柱头的整个窄窄的面孔，现出一种狡诈、残酷的神情——仿佛是雕出来的面具。额头上秃顶无发，显然是用脑过度、未老先衰的特征。两只天蓝色的眼睛高傲地圆睁着。这目光即使在温和的时候，也闪动着残忍、冷酷和居心不良的光芒。眉宇间两道深深的竖纹，就象用小凿子刻上去似的。高高的颧骨之间长着一个漂亮的鹰钩鼻。

在标满箭头的世界地图上，只有中国是块空白。彼得洛夫毛茸茸的左手指在这块空白的地图上。他的左手腕上有一道醒目的伤疤。他凝视着地图和手上的伤疤，心中暗暗自语着：“七年了，这次一定要找到那个仇人。”

“嗯，前面就是中国海域了。”彼得洛夫用一种低沉而流畅的声音说着，然后向沙丁拳王投去一瞥。

“我们已经在大海上颠簸了十个昼夜。”沙丁一面说着，一面微微眯起他那双大而凹陷的灰蓝色的眼睛，爱抚地注视着一只装潢精致的翠蓝色彩盒。他小心翼翼地启开彩盒盖，啊！朱红色天鹅绒衬布上，镶嵌着一枚熠熠灼目的金牌。这块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金牌上，镌刻着一行俄文字：天下无敌，举世无双。此时，沙丁的眼睛放射着喜悦的光彩，眉宇间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内心自豪：“尊敬的彼得洛夫特使先生，此次大清之行，定要实现我十五年前的诺言——让中国最强的武士拜倒在我的脚下！”

彼得洛夫转过身来，注视着沙丁那傲然、矜持的神情，

慢吞吞地说：“可爱的拳师先生，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。如今你已是身价百倍、誉满全球的世界拳王了。此次中国之行，举足轻重，是你攀登光辉顶峰的最后一个台阶了。我还是有言在先，请你务必小心谨慎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”

“感谢特使先生的提醒。不过，我沙丁并不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！”沙丁略带嗔怒地说。然后用手抚弄着掩盖过腮骨的胡须，充满自信地说：“不打败大清国武士，我一生绝不再刮胡须！”

彼得洛夫吸着弯弯的橡木烟斗，不时向舱顶喷吐着浓浓的烟雾：“多少武界明星，因为一时放松警惕而追悔莫及。但很少有人懂得这种痛苦，并不都是因为他们的武技不高，而往往是出于判断上的错误。中国有句名言：知彼知己，方能百战不殆。许多武界明星，有的失败多次，而最后一举成功；也有的成功多次，而最后跌落深渊的。”

彼得洛夫的逆耳之言，使沙丁颇感不悦，但还是极力使自己镇静：“看来，特使先生对中国武界的情况是了如指掌了。”

彼得洛夫看着沙丁那不悦的神色，故意加重了语气：“清政府虽已奄奄一息，在军事、政治上腐败无能，我们欧洲人称中国人为‘东亚病夫’，但它毕竟是一个文明古国，素有‘武术之乡’之称。民间武艺高强者如林云集，尤其在北方，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不可小视……”

“尊敬的彼得洛夫先生，照你所说，此次中国之行，我们似乎要败在中国武士脚下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在就调转航向，径直回我们大俄罗斯帝国去呢？”言罢，沙丁毫不客气地拂袖而去……

彼得洛夫望着走出船舱的沙丁，更加起劲地吸着他那烟斗，抑制着难堪的心情，使自己微怒的脸色渐渐平静下来。透过烟雾，他感到武士雕塑像那双向前凝望的雄心勃勃的眼睛，深不可测。彼得洛夫十分清楚，这是他作为拳王沙丁的特使，周游世界，在“万国竞技场”争魁夺首以来，出现的第一次、也是最大的一次僵局。这使他陷入了沉思之中……

1863年，彼得洛夫出生在伏尔加河中游的一个乡间小镇里，一个殷殷实实的小绅士家庭。他的父亲基尔沙诺夫是个爱财如命的人。靠着苦心经营和伏尔加河那肥田沃土，基尔沙诺夫积聚起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财产。他什么也不信，什么人也不相信，只相信金钞的力量，崇拜金钞就象崇拜上帝一样。当基尔沙诺夫拨弄着“铁算盘”，正在计划积聚更多更大的一笔财产的时候，由于长期操劳过度和过分节衣缩食而造成的严重营养不良，使他突然暴病死去。那一年彼得洛夫已经二十岁了。他继承了父亲那笔可观的遗产，却没有继承那积聚财产的庞大计划。相反，彼得洛夫却是一个游手好闲、挥金如土的人。吃、喝、嫖、赌样样俱全。他最拿手的好戏，就是寻花问柳，周旋于女性之中。开始他仰仗金钞的力量，使那些贪财的女人拜倒在他的脚下。但主要的还是他那一双顾盼多情、勾魂摄魄的天蓝色的眼睛和白皙漂亮的面孔，这一切都令女人一见钟情。这一纨绔子弟的恶习他一生未改。他玩世不恭，贪婪地勾引女人。他那放荡无羁的轻佻行为必然遭到贞洁烈性女子的鞭笞。他的左手腕上那道深深的紫红色伤疤，便是一个例证。后来他荡尽财产，囊空如洗，便参加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。赌场中的机智、果断和勇气，勾引女人的聪敏才智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化成了

他的军事才能。当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北京失陷时，他已踩着中国人民血尸的阶梯，爬上了中校指挥官的宝座。但是，他深知战场和赌场不一样，是用人的生命做赌注的。为了投机钻营，更快地青云直上，他绞尽脑汁，通过微妙的手腕，很快转向外交部门，在沙皇政府中作事。他那惊人的逢迎、谄媚和出谋划策的本领，很快得到沙皇的信任和赏识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重要人物。

照常规，沙丁拳王出国，只需一位略微精明的经纪人就可以了，沙皇却出人意料地委任他以沙俄帝国特使的身份，随同沙丁设擂比武，漫游世界。

沙丁所以能够争魁夺首，确有彼得洛夫特使的功劳。他那冷静的头脑，善于洞察和判断的才能，微妙的外交手腕，确实为沙丁获取全胜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自然，这其中某些奥妙，沙丁本人至今也是不清楚的。彼得洛夫对今天航程中发生的这种不欢而散的僵局是毫不介意的。哼！什么世界拳王？在他看来，沙丁的全部价值，充其量不过是一名声威赫赫的武夫而已。对于沙俄在世界外交中的地位，仅仅如同商店货架上标明商品价格的一张小小的标签而已。

于是，彼得洛夫便去找沙丁，想做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。他一边走一边研究着沙丁。关于沙丁其人，他当然是了如指掌的：沙丁的父亲萨沙是乌苏里江畔的渔民，萨沙从小便从沙丁的祖父身上学得一身武艺。为的是防身，不受乡间小绅士的侮辱和欺凌，但萨沙也决不会无故去欺压他人。当沙丁降生到人间的时候，母亲没有把他放在温室的摇篮内，而是把他放在乌苏里江的一只小小的渔船的后舱内

.....

沙丁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，便学着父亲的样子白天撒网捕鱼，凌晨、傍晚习武。

有一年圣诞节，萨沙父子将渔船停泊江滩，在岸边练武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人们喝彩声声，赞叹不已。无巧不成书。当时恰逢俄罗斯威名赫赫的拳师鲁宾纽克，访友偶然到此。也是天赐良机，这位武术大师慧眼识星，称赞幼小的沙丁是一块璞玉，经过匠心雕琢，必定会成为武界的奇才。

至此，沙丁便告别父母，拜鲁宾纽克为师，踏上了武术生涯的征途。滴水穿石，非一日之功。名师出高徒。转瞬之间，几年过去，沙丁一身硬武艺，不但超过了他的师傅，而且在国内武坛名声大振。于是鲁宾纽克带着他的得意门生到朝鲜觅寻武技高强者比武，鲁宾纽克是想试试沙丁的本领，为沙丁打入世界武坛垫石铺路。他们几乎打遍了整个朝鲜，竟未遇见一名真正的对手，一时轰动了整个朝鲜，沙丁名声大噪。正当鲁宾纽克带领沙丁得意荣归之际，突然有人推荐一位异国高手，说得神乎其神，这位高手就是来朝鲜友好访问的中国武术家——名叫董应师。

血气方刚的沙丁，怀着争强好胜的心理，立即找到董应师要求比武，结果沙丁不仅输了，而且输得很惨。那位中国拳师董应师象成年人戏逗孩童一般，待沙丁使完他最后的绝招之后，竟未用吹灰之力，两指轻轻一点，说声“着——”，飞起右脚，沙丁便跌落两丈之外，连挣扎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了。董应师急忙走过去，扶起沙丁：“老朽无礼，梦有冒犯。”言罢，抱拳说声“再会！”便扬长而去……

沙丁呆呆伫立着，凝视渐渐远逝的董应师，一股威风扫地的懊恼，使他发誓道：“有朝一日，定叫大清国最强武

士，拜倒在我的脚下。”……

彼得洛夫一边想着，一边走向甲板，他望着倚在船栏上沙丁那宽大、魁梧、健壮的身躯，脸上浮起一丝难以捉摸的笑容。

海，真是个诡谲多变的怪物。清晨，还是浊浪排空，一片昏暗；黄昏，却是风平浪静，绚丽多彩。太阳在沉落地平线之际，极力从云层裂缝里放射出最后的光芒，照射在海面上，使大海变成一望无际抖动着的金黄色的锦缎。

“圣玛丽”号迅速向前行驶，激起的道道银白色浪花，在残阳闪射下仿佛是晶莹透彻五彩缤纷的珍珠。沙丁出神地凝视着远方。海风微微吹拂着他那满头鬈发。沙丁每当看到大海，就心潮澎湃，勾起往事的回忆和许多美好的遐想。大海和沙丁结下不解之缘。他爱大海，就象爱自己的父母一般。因为大海用自己温暖的胸膛和乳汁哺育他成长，他对海有着特殊的情感。他的最亲爱的父母，就安睡在大海的深宫里……云影浮动，海鸥低飞，他想到自己今天对彼得洛夫的态度，未免有点唐突了，心中一阵懊悔。实际上，他们双方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。

彼得洛夫站在沙丁身后，一手轻轻搂住沙丁那宽厚的双肩，然后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如果我们双方争论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那么这种争论是不会持久的。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实现自己的诺言的万分之一，那么他就是伟人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对事物充分估计，是武术家最基本的常识。”沙丁望着即将驶近大清国的南疆某港口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每逢这时，沙丁总是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明朗的态度。

“你看看，这是我写给报馆的稿子。”彼得洛夫脸上露出

了愉快的笑容说道。

沙丁接过文稿，两行醒目大字映入眼帘：“蜚声天涯争
魁斗，航程万里会英杰。”

“沙皇陛下来电！”女报务员娜佳匆匆走来。沙丁、彼得洛夫惊喜若狂，二人毕恭毕敬地聆听着沙皇大帝尼古拉二世的电文……

—

北京城从微明的晨曦中苏醒了，明媚的阳光浸没了黎明的清新。

京城市郊，一座门楼上悬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篆刻着：“三星武术馆”五个大字。油漆剥落的门扇徐徐启开……

朝阳沐浴着一排排参天白杨。微风吹来，碧嫩的枝叶轻轻抖动着，瑟瑟絮语。道道金光透过那枝叶茂密的缝隙，把整个演武场照射得分外明亮。

白杨树下，刀枪架上陈放着各种兵器。一张方桌上摆着水碗和毛巾。年轻健壮的武士们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晨练。有的在练拳术，有的在练刀、剑、鞭、锏、枪、棍，还有的在练九节鞭、三节棍、流星锤……

但见上下挥舞、起伏翻飞、气势磅礴的“双峰荷叶铲”；凌厉刚劲、威武迅速的“空手夺枪”；平地起旋风、凌空显威武的“旋子背剑”；往返穿梭的飞叉，力达顶尖的梅花枪，快速勇猛的雁翎单刀，令人眼花缭乱。真是刀枪闪烁，寒光逼人，拳脚飞扬，风声嗖嗖。

格斗喊杀声，刀枪撞击声，此起彼落。众武士个个挥汗如雨，气冲霄汉，俨然一群钢铸铁打的铜罗汉。

二师兄柳毅和三师弟高江正在练一套“八卦连环棍”。棍随步行，步催棍走，起伏腾挪，纵横交错。